

剛從紐約充完電回來的游雅蘭一直說自己是個無趣的人，沒有什麼戲劇性的成長故事，也不是透過什麼創新或複合的媒材創作，就算辦過幾個小型展覽，對自己的作品還是沒什麼自信；但是有看過她作品的人就知道，那一點都不無趣！

她是第一位以版畫為媒材進攻「Art Taipei新人特區」的新銳藝術家，展覽期間一位來自於英國的藝術家曾說：「妳的畫讓我想到我從小長大的故鄉。」而2012年的新作《Life is only on Earth, and not for Long》和《閉上眼你所看見的一切都美好》已納入國立臺灣美術館的收藏，她是你不能不認識的新一代藝術家！

游雅蘭

這 是 我 的 板 子 · 我 的 創 作

文/ 王若鈞 圖/ 游雅蘭提供





002_



003_

刻入木板 那指尖的溫度

時常可見雅蘭的雙手不停來來回回、溫柔地撫摸著自己的板子，一邊靦腆介紹「這是我的作品」，一邊細細呵護木板上的紋路，還有那滲入紋理的油墨，然後不自覺回想起當時與這塊板子相處的心情和故事：「我很享受用『感情』去處理每個區塊的過程，而每塊木頭有不一樣的紋理，它的故事和我的心情，或許能創作出很有感覺的作品。」

木頭（木刻版畫）是個奇妙的媒材，不像油畫可以重複堆疊，也不如多媒體可以無限後製，它純粹到不可重來，沒有改變或轉圜的餘地。雅蘭說她喜歡雕刻木頭的聲音，彷彿有種「發洩性」的療癒功效；然而，在一刀一刀把木材刨除的同時，卻也必須得把情緒和感情嵌入其中，甚至要去思考許多事情的前因後果，在這個區塊應該要做出怎樣的感覺？上次犯過的錯誤這次要如何避免？我把情感刻畫進去了嗎？或許就某種層面而言，在完成每幅版畫作品的過程裡都是一種自省，像是為了以後要更好的那種感覺。

不算瓶頸的瓶頸

其實雅蘭前陣子才經歷一段低潮期，創作呈現停擺的狀態。她說大學的時光其實就只是在「玩」，玩媒材、玩線條、玩顏色，大三選組加入版畫創作，之後也順利考上了研究所，感覺沒有太多的轉折與改變，於是仍專注地在玩，加以對線條的掌握已得心應手，細膩且流暢，跳脫一般既定印象中版畫較為粗曠不羈的風格，所以有點是氣焰張狂地在玩技巧了。

2010年除了《close》系列和其他幾幅小作品外，她沒有太多創作，「或許那也不算什麼瓶頸，只是我知道可以用以前的那些技巧去騙別人，但已經騙不了自己。我說不出來為什麼不能再這樣下去，感覺像是用一種自己很熟悉的技巧在完成作品，沒辦法再更深入了。」

於是她暫停了創作計畫，不想受困在媒材的限制裡，但卻在摸索的道路中迷失。無法在當下找到出路，於是她開始回溯記憶中的場景，那陣子的作品（如《close》系列）聚焦在一種人的約略形體，或許更像是生物的樣貌、有機體的形象，以舊照片的延伸、當初情感的投射、非寫實的手法回憶有關於家庭的記憶和感觸，「雖然沒有得到指導老師的青睞，但媽媽一看到作品，就知道那是什麼場景下拍攝的照片，讓我還挺欣慰的。」然而，壓力在2011年初開始持續累積，



004_

看到同學的創作能量和數量更讓她感到緊張，不知道未來的路該怎麼走。

「我只能多參與校內外的研習營，不然就是常跟同學聊天。」持續摸索卻沒有答案的階段只好放慢步調，刻意拉長時間去撫平自己的情緒，期待培養出「一致性」，意即在創作交流和對話過程中，思考自己的言語和想法是否一致，藉此再次確認自己的心態。「分享對我而言是件很重要的事，大家都勸我不要想太多，但真的走出那種比較渾沌的狀態，是因為在日本與一位加拿大藝術家的交流。」那位藝術家見面就問雅蘭：「你將來要成為藝術家嗎？」這麼簡單的問題卻讓她陷入深思：我想嗎？我可以嗎？我有實力嗎？想了很久才發現很多事情都是一體兩面的，就像那個賣鞋的故事，一位商人看到非洲人都不穿鞋就絕望地離開；另一位商人卻興高采烈地說著這市場真是龐大啊！

旅行，不僅是心境上的轉換，也是創作的開端。比起技巧，她開始專注在創作時的心境，誠實面對情緒，坦然面對壓力，然後自然而然地擺脫當時那種徬徨無助的感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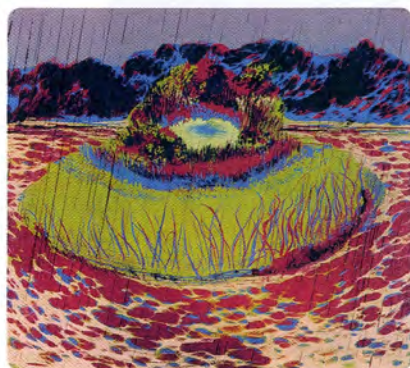
005_《小風景-你在看我嗎》 006_《小風景-假象噴水池》 007_《小風景-從不屬於任何地方》 008_《在霧中》
009_游雅蘭時常邊撫摸著板子邊介紹自己的作品。010_準備介紹自己的作品。011_版畫組工作室。



005_



006_



007_



008_

愁雲慘霧的小風景

第一次接觸雅蘭的作品，就是《小風景》系列，除了精細流暢的線條外，深深受那種哀愁的調性和陰鬱的氛圍吸引，她笑說那是在一片愁雲慘霧生活中所誕生的作品。2011年因人際上的一點問題而被負面情緒籠罩，《小風景》其實就是雅蘭當時的心情寫真，在她的創作自述曾點出「重返內心深處的孤獨，流露個體對群體社會的盲從」，並將所有事物拉回生命的原始狀態，在大自然中突顯人性的疏離及偽善。雅蘭刻劃自然場景的功力無庸置疑，將紛亂的線條經由刻印的動作，肯定地在版面及載體上流暢的遊走；但真正值得注意的，是許多深藏、忘卻的情感從記憶的缺口中竄出。

其中不難發現一些矛盾，以及一些一致。她說：「其實我很不喜歡讓身旁的人感受到自己比較負面的情緒，寧願一個人孤孤單單的，也不想影響別人的心情。」雅蘭總是給人熱情溫暖的感覺，臉上永遠掛著微笑，甚至相信每個人身邊都有守護小天使的存在，感覺是個充滿正能量的人，但其作品總有那麼一點的隱晦憂愁，像是不經意在眼角流露出的愁容，或是被遺忘在街角的哀傷，沒有完整的故事情節，但總有一點難以名狀的什麼會不自覺的被牽動著、發酵著。

雅蘭的作品雖稱不上不明亮，但卻富有曲折悠遠的詩意，她的風格或許細膩纏綿，被「才下眉頭，卻上心頭」那樣的哀思包覆，但都是一種反思和抒發，不再只是流於炫技，也絕非純然愁雲慘霧的發洩。她已經不再刻意沖淡一壺濃茶，而是自然地、原汁原味地呈現茶的甘甜苦澀。



009_



010_

溫暖的歸處

梳理出一個脈絡和方向之後，不難發現雅蘭在2011年後期到現今的轉變，雖然她笑稱近期作品色彩的豐富性和濃郁感是因為春天的降臨，但不難發現還是保有原來線條形體之風格；然而，不僅僅是悲傷、孤單，還有更深入的情感交雜其中，作品中有穿透性的光，有光的溫度和折射，觀者可以輕易地走進光中跟著風景一起呼吸吐納，一起看光影流動，以及那細枝末葉的擺盪。



011_

《life is only on earth, and not for long》是他2010年做不下去的作品，當時只完成下方黃色圓弧的部份，直到今年朋友的提醒，才又開始重新撫摸那未完成的木板，刻下屬於2012年的春天。雖然版畫的確不是藝術市場的主流，雅蘭還是希望能繼續「玩」版畫，用傳統的媒材呈現嶄新的視覺饗宴，她說：「我相信畫面本身還是有很多話要說。」即便是同樣的媒材也會有不同的內容，也可以玩出版畫的多樣性。

將來想成為藝術家嗎？

她說：「我想要一直創作，然後讓我的作品有個溫暖的歸處。」